

繹

志

繹志卷十八

竟陵石莊胡承諾撰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廣徵篇第六十

記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誠也又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然則天下國家之事皆當實有其理於身身之所具必得事理之極致而後可措諸天下也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策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故無其事不必求其類有其事而不識其類未有能致遠也天下一事一物皆有義理之極致非盲冥無可指視也求諸天命人心之本然盡其理而處以義得其至當而力行之至於純熟無間斯謂誠矣所謂極致者事理之中

爾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往附焉中無定用無適而可忽也道義有消長人事有得失氣運有盛衰前乎此者不能盡出一法或以人事勝天災或以兵力平世亂或以王法正人倫或以正道闢邪說或以古法治今事或以後車鑒前轍要使已壞之人心自我挽回若巨防障狂瀾將絕之義理自我宣明若白日照幽暗內不顧私己外不牽流俗而後能有益天下也夫斷木爲棊椀革爲鞠莫不有成法古之王天下者制器尙象自無之有觀遠察近畫爲成法以授後世矚然觀仰羣然取資無不愜於心無不給於用無不周於變要皆因天地百物之理與象而非聰明智巧所揣摩也君子修身成務之業亦當如是取古人良法備今時事用或因事爲師或推廣取義要

皆不違乎天地萬物之理猶夫制器尙象兩目相承而爲網罟下動上悅而爲舟車之類也然而聖賢之學不止於此蓋內外交相養也動靜交相養也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無以立本動而不察無以致用不忘百姓之病是以不忘帝王之功不忘帝王之功是以不懈夙夜之學夫豈補綴於此滲漉於彼小成其道卑陋其業也哉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所徵者廣可信不疑寧博聞之爲貴與人君卽位必紀元以首事所以出政令別先後俾臣民有所奉史策有所據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卽位之初不以一紀而以元紀欲其以仁宅心政令皆從此出也自古及今嗣君卽位必踰年而後改元蓋臣子之義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改父

於一歲中也楊駿輔政未逾年改元後知其不可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明年復改元其闇於古義固無足怪宋太宗賢君也一歲之中既稱開寶又稱興國變逾載恆制急正始新令終始之義不明似乎攘其所有亟於自帝不宜在盛世與賢君也秦漢之君有後元之號議者譏其非重始之義漢武帝因事立號數年一更改元之法又爲之變有一君而十餘紀元者王通曰改元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胡氏曰歷世無窮美名有限不若編年之爲正也今立號既久古制亦不可用明代之君不再改元爲可法也齊桓公先子糾而入爲正晉文公後惠公而入爲正所以異者何也無知者先君之賊也承雍林討賊之後故可先入以居其功奚齊卓子先君所命里克起而殺之此時

先入是與聞乎弑也故以後入爲正也漢大臣迎代王齊桓公之事也故宜速赴不宜猶豫楚觀從召子干晉里克之事也故宜遲回不宜決起宋昌勸文帝舅犯止重耳非能有先見也明其理而決斷焉爾漢文帝有所迎而入者也元仁宗無所迎而入者也義之所在不約而同也若元之文宗大臣爲之內主而嗣子失其權乃里克之享幸而成者不可以常理論也隱桓之論二傳絕不相蒙先賢所以博觀義理也公羊之說宮闈貴賤通論也穀梁之說長幼先後定序也公羊所據者大國之女有手文之祥來歸於我不可以卑位處之故以仲子夫人爲正夫人旣正則隱雖長而緇於貴而賢無論蓋世及之禮長與貴皆有定次賢則無定名從有定者與之所以止亂也穀梁據諸侯

不再娶之義而以仲子夫人爲不正夫人既不正則隱桓  
貴賤不殊而隱爲兄爲長當立而不居是出於讓非出於  
義也讓者小善義者大綱以小善害大綱亦當從不正論  
故舉三端以正其失一曰以惠掩義一曰以邪防道一曰  
探尊者之誤而遂成之也二說皆有理顧後世所用之宜  
何如耳詳觀此案宮闈之內定不可逾越先王之禮而假  
借名器魯國之事因禮制既逾名號遂疑公子翬始有奪  
此與彼之心是以菟裘不遂鍾巫遂及端木正原惠公不  
再娶則仲子不得爲夫人所有公子皆隱弟也亂無由作  
矣惠公假借名號使有配嫡之嫌人情疑貳亂賊生心穀  
梁謂之邪志豈不然哉手文之祥適爲兆亂非有天命也  
若隱公者以國與弟而以庶子自處且明庶子無承先君

之道而有攝嗣君之道幼則攝之俟其長而歸政焉蓋攝有二義童昏不可主鬯則攝之恐強臣懷二心則攝之有長君者二禍免矣隱爲萬世立法非但率潔清以去國是以春秋中賢之也春秋書奚齊曰君之子變稱子常例而繫其君穀梁謂國人不以爲君其義可不君也胡氏曰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子之也非所子而子之者不能使人亦子之也合二義以觀愛之適以禍也尊之適以危也其不能得之人者雖強行一時仍失據身後可以破溺愛之私寵授之偏矣宋有公子馮之釁而華督動於惡晉有重耳夷吾之釁而里克動於惡宋有湘東三王之釁而壽寂之諸人動於惡亂臣賊子未有無卻而動者有國家者先事而圖不以卻示天下則亂心不生亂事不成所



謂先事而圖亦無他術明禮而已矣蓋爲治者以禮鞠養其人以禮扞衛其人制其等殺示以撻節使物不窮於欲欲不淫於物所以養也享獻以訓恭儉燕好以示慈惠玉帛周於境外等級肅於國中使兵革不見刑辟可省四民不遷其業上下之分無所倒置人倫親疏皆和順雍穆無慢棄之過所以衛也故禮者社稷之基治安之本晏子對景公是也中葉之君亡禮於微害成於著亡禮於身害結於後嗣至其一且固不可救矣杜預以衛君拒父爲不義故衛賸得稱世子趙鞅爲義齊國夏在不義之列公羊穀梁以爲義雖石曼姑衛之臣子亦可帥師距亡人也此後鄭元江熙各持一說范甯注穀梁亦不取穀說而云傳義未喻夫此事旣折衷孔門矣然猶傳此二義故知是非之

際審定爲難以今觀之公羊所重王父之命杜預所重父子之倫父命時宜也天倫定理也二者相校定理爲長夷齊之事一尊父命一重天倫適與二說相符觀二人皆不有其國所從者定理也故范甯遵傳從杜胡氏亦從杜而引孔門言爲徵也孔穎達曰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據周禮適孫之文非有靈公之命也其拒父也緣可立之勢貪得位之樂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敕也穎達所疏杜預之義故溪駁王父命之一言以伸杜氏之說宋襄公納孝公亦然嬖臣爭權先君之殯失時鄰國聲其罪伐之是仗義也公羊所以義宋襄也然孝公者武孟之弟桓公以私愛屬諸宋非正也武孟旣立齊有君矣伐正而納不正故惡其助亂且伐喪也穀梁所以不義宋

襄也亂長幼之序爲重爭權爲輕當從其重者責之故胡氏亦從穀梁與衛事同古今之事參伍觀之乃見其極則上士所順者德也下士所順者意也衆人欲有益於其儔賢人欲有益於其世聖人欲有益於後世國夏曼姑之流所益者其儔也奉先君之命以伐亂所益者其世也不以一時之重易古今之重所益者後世也此論事之準也爲其儔立說者衆人也爲其世立說者賢人也爲後世立說者聖人之徒也亦論人之準也齊文宣之狂暴一旦身死二弟不利孺子夫復何疑如人家祖父不尙禮義不幸子孫孱弱族之強者卽欲奪其所有不惟習俗使然亦好還之理所恃者宰輔忠誠臨大節不奪耳然爲二叔者位尊地逼爲宰輔者主幼時艱此時兩家之事必有一敗敗則

不在驍雄之王子而在迂緩之儒生也夫孝昭者旣已行之而效將死之際不思兄子誰殺而欲人之免其子乎蓋大權入手自以爲萬世之安寒暑未周身若朝露退思所爲悔之無及姑爲好言以慰後起冀以淡悲之旨幸免於萬一然而必不可免者其定勢然也亦足鑒矣夫事之成敗雖不可知就其發見之端而定勢已具其合於人心者卽合天心者也其不合人心者卽不合天心者也成不成未可知而天人所助必可知也所謂天人之心者高卑上下各稱其職智愚好醜各用其誠知代匱之理則微賤不可棄謹倚伏之幾則備豫不可弛不期效於前不責報於後庶乎有逸豫無險難矣後之君子居心不淨常爲情所亂情旣亂則知必紛日以其知假借義理日以其力役使

羣動怵之以威誘之以利然而大業不可誑立微物不可  
術欺事將成而物敗之者有矣事將成而已敗之者亦有  
矣夫合耦仇匹天之道也無天下皆愚我獨任智之理無  
天下皆弱我獨怙強之理君子處此必也小其心而大其  
識是以能合天道集義者所以大也依仁者所以大也大  
則所如皆順否則所如皆逆惟君子而後能處順也晉惠  
公在秦秦伯許釋之晉侯之意但欲鶻突一歸呂甥爲謀  
先立君於內而後迎君於外以示人心和睦國勢強盛備  
豫修舉鄰好敦固安詳寬綽無周章失措苟且乞憐之態  
見於國人所以軍敗君獲尙能立國也蓋抱空質猶是下  
策而舉措不亂足以服人雖其對秦伯之語一恭一倨總  
曰不憚征繕此特舌戰爾所以立國不在此也呂甥可謂

知士矣謀立新君以免舊君救君於危策莫善此宋襄公  
用之厥後廉頗請之王且請之明景泰行之皆呂甥之智  
也然亦有不同者晉惠在秦宋襄在楚皆君有別立之意  
臣奉行之非出臣下意也故君還而不怒其臣如鄭公孫  
申明景泰帝君無是命居國者以意爲之所以舊君懷憤  
竅凶肆戮此亦不可不辨也春秋之義高子臧之節許季  
札之仁子西子郢皆稱美簡冊而責子干效死不立蓋爾  
時因亂得國鮮能善終或見弑強臣或見誅舊君其復國  
而安之者未有非其舊主也惟負芻展輿遂取而自有之  
若明之景帝旣不能爲子臧季札守節不移又不能爲宋  
目夷讓而不有甘以其身爲曹負芻莒展輿勢必出於南  
城之錮以釀奪門之禍矣然尙有可救者甯武子施濮盟

書聞發內外同心之理俾行者居者偶俱無猜蓋欲衛侯  
詳味書中之意上下相安豈知其君含怒不解掩國內無  
備而渝盟去其弟是武子之盟欺國人而瀆明神於國事  
無毫末之益也景泰之末於忠肅身在事中不便以宛濮  
盟書主張朝端其他預密謀者皆小人誰能引古義斷事  
者是以豪帥漏誅於獄犬忠樞踵禍於元咷也通鑑載韓  
琦請太后還政太后遽起琦卽命撤簾簾旣落猶於御屏  
後見后衣也嘗疑舉事太遽當日未必若是後世亦不可  
復行本傳則不然琦先白請內批某日更不御殿然後令  
捲簾撤坐英宗猶曰莫未否琦曰已得手詔矣如此君臣  
母子之間各循禮義未失歡心始爲事之可行書之可信  
者通鑑所書何鹵莽也故曰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宋有兩

大案不善用之皆足誤人漢議一案以子無爵父一語奪人主天性罔極之恩勢不免齟齬於當年亦未必取法於後世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以此爲稱父母之據不思二禮所云爲其父母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道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者也中書據之乃曲說也持此以亂正義宜當時諸公之不服矣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漢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漢王爲皇考置太后何地中書獨未之思耶惜乎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不見禮義之定案也愚謂人情隆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



故其說反多穿鑿附會而不可爲典要避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所以愛君也胡不俟太后賓天之後議之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已之情則於禮無憾也蓋曲說不敵正禮真情猶可敵之若夫明之睿宗猶唐之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太激乎紹興一案金縉帑藏輸於怨家加以名號不正此忠臣義士所痛心疾首也然欲壯國威卽當修備修備之道先明大義以一人心至於施爲之際亦當權其先後辨其名實先者內治也後者邊功也恢疆復仇者名也秣馬養兵愛民足國者實也先後名實秩然不紊卓然有效而國勢立非獨任盛氣直詞遂可威服境外也有宋不然人君晏安之好牢不可破國家財賦

所出益以日削民間供億之苦漸不能勝李綱疏陳買馬  
陰以內批立限破之所云大軍月椿錢東南已不堪而怨  
謗作矣況他徵發乎夫無馬與餉何以用兵無兵何以恢  
疆復仇此勢之必不成者所以奸臣敢行其意而誑之誘  
之迫之怵之翻有似乎從衆心之所同是以能與天下正  
議論爭是非也如木腐蟲生病不在蟲而在木也然當時  
慷慨激烈之論亦未嘗託諸空言蓋講明義理使萬世下  
知和戎不可恃國恥不可安苟延一綫不可立業大勢一  
傾百難並作雖有智者莫能措手人君常念及此制治保  
邦於平日寢苦枕干於臨事勉圖中興之功不遵覆車之  
轍則當時諸公抗顏力爭之益大矣宋襄公母旣出矣而  
爲太子如故也其自請桓公欲以國讓曰夷卽漢東海王

之意目夷不受桓公亦不許足以徵光武之失矣三代以上易樹子者內有大臣不服外有疆鄰致討是以母雖出子猶不廢漢唐以來母廢而子亦不安其位夫婦之道既苦父子之恩復絕胡不以宋桓公之事正之太子別居廢嫡之兆也申生曲沃楚建城父是也公子別居耦國之兆也桓叔曲沃棄疾陳蔡不羹是也故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不易之理也太子不可將兵正於里克之諫四皓之謀矣温嶠執鞶而止明帝不啻申言之更有可慮者魏太子擊齊而左右啜汁者皆勸之戰乃知不威不孝之謫旣屈於理而勸戰啜羹之望又迫以勢合二事以觀太子決不可將君亦決不可使太子將也宋孝宗時陳亮建議用肅宗命廣平王故事以東宮爲撫

軍大將軍整旅建康北向以圖中原亮徒知唐史有廣平之命而不察爾時東宮非廣平比也肅宗與廣平俱在軍中雖有撫軍之命猶之乎偏將耳進退誅賞仍取上旨孝宗深居九重太子將兵於外可引廣平爲故事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間之差當不啻千里也觀光宗他日兩宮之禮尙爲讓邪所間子道不終若使專命於外羣小從而導之禍機所伏當有更甚者晉陽之甲可見諸父子間乎始事者何言之易也古者元舅就國皆天子爲之經理王命申伯其禮可謂備矣然備禮遣之不使與聞政事於朝所以無西京王氏東京梁竇之禍又以見先王慮事之周也蓋人之生也非以力代食則以事稱餼雖里巷之恩一飯不可幸致也勢之最捷者無如外戚故幸之最微

者亦無如外戚據已重之勢取必新君屈人主之尊致禮  
權貴以一家之寵室後進之途以眾情之憾求一姓之疵  
苟一人有敗則舉族全彫此最危之地也故外戚榮不再  
世替輒沈族豈非道家所忌盈而必覆者乎第五倫請封  
侯以富之勿以職事任之洵越人箴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  
勳賜魯重祭禘於周公之廟以祀文王而周公配之蓋  
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周公得配享文王以是爲尊周公云  
爾又云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諸侯不  
得用天子禮而魯與周同祀同配亦以是尊周公也此見  
朱子詩注可信不疑者然非謂世世可通行也明堂位之  
文魯君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每歲孟春祀帝於郊配  
以后稷大路龍旂一如天子之儀其說原不可信安知非

王莽時羣臣妄撰以實居攝之事乎王安石說此義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微窺其意竊爲此說幾幸他日寵錫殊禮於其身乎甚矣此公之妄也程子謂成王賜之魯公受之皆曰非禮所以折安石之妄也公羊論魯郊非禮胡氏從之朱子亦從之蓋春秋注云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爲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則知其僭不自魯公也又考閟宮之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及郊祀豈有世舉其事而奚斯略之者詩中所云龍旂駉犧固已屬諸莊公之子矣益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春秋之時以魯爲有道之國諸夏資禮樂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之一語必不爲魯公言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未嘗指摘魯公而目言之魯之

子孫必待卜吉後郊不吉則不郊也先儒謂禮不當祀故待卜也若是祀之命受於成王則禮所當爲何待卜哉又以知其僭不自魯公也所以朱子之書不言成王無是賜第云後世之失禮譬如梁孝王得用天子車旗終其身而止子孫安得承用之故曰魯郊非禮也然則程子之說非乎曰程子之論蓋準諸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雖周公尊親猶曰非禮況不若周公者乎蓋不爲安石起義論理亦當如是若夫鄭氏之說魯所郊者蒼帝靈威仰非昊天上帝范甯注穀梁亦從之其說出緯書非經義也萬物各有愛惡生殺之情放而縱之莫可極也在上者爲法以齊之非直禁切其縱所以默全其生也耿純欲避朱英之恨先武爲徙封袁宏論其非畫一之法然處

事之宜又當以光武爲中若持高論以齊末俗恐一旦不能止其妄發然後用國法治之其株累多矣可徙則徙兩家皆受其福朝廷之法猶屹然在也此亦禁於未然之指也御車者待其已奔則無救於僨操舟者待其已沈則無救於溺先事而弭以光武爲得其中矣夫又用三德書之指也時乘六龍易之指也威福予奪抑揚進退各有深意總以納天下於中和治法出於中和則無偏黨矣託孤寄命蓋國家不常之事春秋書季子以賢之書來歸以喜之宗臣之義如是焉已矣孟子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之說無乃太甚好人援此以陷趙汝愚則其流弊也伊尹未嘗有放太甲之事也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不居宮禁而居山陵以動其孝思發其天



性好事之徒以爲放焉成王初朝羣臣於廟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言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先王之思不待密邇山陵得之此周公所遇賢於伊尹也霍光受命與伊尹同而微有異者昌邑非昭帝命嗣也賢則當立不賢則不當立其立之非有所私以親與也廢之非有所忌以不賢奪也尹復辟而光易位其心則一也無伊尹之志而篡者桓温是也海西之命有所受之不惟臣下不敢議卽太后亦不得輕議也況誣以宮闈之事慰天下哉故桓温者古今漏網之人罪在不赦者也桓温之罪與徐羨之三人同三人討而温免簡文之政不如元嘉也後代有伊尹之志者其惟韓琦乎韓琦處兩宮間復有任守忠媒蘖其旁而調護誘掖無不盡其苦心至於彗出復沒

言者多以爲憂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此無他英宗之命受於先帝非太后所可廢置見之眞而守之固他何知焉琦之處此更無他術必誠必恭而已不恭則有居功之意兩宮皆不悅不誠則同列不相信小人得而間之若韓琦者乃可臨大節而不奪也仗節死義之臣因國家多難而後有不可嘗試也平居無事有能輕爵祿者必不避艱險有能抗權勢者必不畏死生臨難仗節死義卽其人也宣帝以蘇武堅貞老臣令朝宿望號稱祭酒及其卒也圖於麟閣明著中興輔佐其尊之也至矣憲宗知白居易家貧用姜公輔故事以學士兼參軍便養其體之也周矣此皆位不甚尊優禮獨隆所以養人之氣節也氣節之臣用於朝必能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天下晏然無主憂

臣辱之事其人亦以功名終亡何在事前者無所見而不能知在事中者有所蔽而不能察在事後者禍已成而不及悔不可不於無事之時任用其人以消弭天下大難也天下禍亂之幾苟露其端未有不至極盛而後已者迨其已盛未有不消滅也呂后之虐高祖末年有其端矣陳平善計知勢不可遏故封呂之事順而從之至於假子正位宗黨橫恣則其氣發洩無餘從而決去不難矣故用陸賈之謀決之而已當方張而抗迹必有不測之禍爲社稷憂白馬令是也幾至不能決斷必有小人起而承之以亂易亂而禍亦及社稷齊王罔是也籌度精妙百不失一大業絕而復續天位曠而默延古今二人陳平狄仁傑也儒者論世或舉仁傑以責平勃亦未盡然仁傑天后所自相也

平勃高祖舊相也其情已不同矣仁傑斡旋在天后既倦之後平勃順從在呂后方張之始其時又不同也仁傑不生郝處俊之時所以復唐平勃不蹈褚遂良之節所以安漢事之成功能扶大義而不悖於義者寬爲之途以養狗公之氣君子之心也苛論刻責奚爲哉王者用賢當養其聞望歷官旣久而任始大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不可開驟進之門長奔競之風也宣帝用蕭望之先試守郡又自九卿左遷馮翊使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張嘉貞對元宗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太宗用之能盡其才者由及時也周年五十而沒向使用之稍晚則無及矣陛下必用臣者宜及其時百年上壽孰爲至者若血氣旣衰無能爲己用宣帝之法則

恐歲月易邁有大才而不克成功如嘉貞之言恐躁進者  
債輾破車亦未必能盡其才也必也人主待士常恐不及  
其時十旬九遷不爲速士之自處常懷不敢僥幸白首郎  
署不爲晚則兩得其道矣漢之徵賢也詔下御史大夫御  
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必身  
勸爲之駕故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  
駕哀帝曰大夫乘私車來耶有詔爲駕是賢者就徵皆得  
乘傳也桓帝以安車徵韓康康辭安車乘柴車先使者發  
至亭亭長不知其徵君也欲修道橋而奪之牛使者知而  
欲奏康爲請乃免是漢之徵賢不獨爲駕且遣使也昭帝  
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  
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

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史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祠以中半是漢之賢者雖不受祿得存問賜予縣官終其身也賀知章辭官歸吳君臣爲詩以寵其行元宗詩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是古賢去國其君欲留之不能旣去而漢惜其去也後世不重廉退之節亦無優給之賜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徵逐營求得之以詭隨繾綣守之雖有挂冠神武抗志箕山過六百石輒自免者人主無由知公卿不同好此人褰裳疾足惟恐見羈縱復經營管寧之消息圖畫宗測之形像益增其愁懷若爰居之鐘鼓也此今昔之不同也漢元帝不用馮野王此中主之私非大公之道王道正直而已不可以賢賢之故爲加曲私況以曲私之故捨賢避之乎以親

故避嫌是未嘗真知其賢也如不真知其賢則用與不用不甚相遠古之用人也取以天下公論試以當官職事有黜陟以勸戒其人賞罰以稽覈舉主何憂薦引不公官常不勵乎稠人廣眾之中一言知其善則摻祛而亟取之兄弟之國十同姓之國五十而天下不以爲私近不失親遠不失舉而天下義之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而舉朝歸美焉若之何避親而棄賢也至寶在天地誰不知之所以不甚愛惜者妬其非己有也美物在天下誰能私之所以必欲強致者懼其爲人有也庭有嘉樹樂封殖之嘉樹生於道周莫爲封殖謂無益於己也登千仞之峰不自知其高俯而下視衆山如培塿人物如蠢動而後道然自喜者樂其相下也若不以公理爲心則

用之與舍其失同爾崔祐甫曰非親與故孰能知其賢鄒  
浩曰用人之法恤公議於獨斷未行之前謹獨斷於公議  
已聞之後持此道以用賢則公私之見皆屏除矣望之恭  
顯之事乃書傳中君子小人相傾之始從來外戚中官如  
輔車相依所以終始一心必不相負宦官邀寵必因緣動  
戚動戚攬權亦布腹心託耳目於宦豎正則相助爲理邪  
則相依爲命所從來遠矣惟朝士中變態最多比周譏諍  
與時遷移逝梁入幕曾無定迹人主墮其術中端士困於  
言下非一狀也蕭周許史之案兩家相對未嘗有勝負也  
其中轉轂在乎楊興數言王安石所云邪正方爭加銖兩  
之力而千鈞頓爲低昂正此類也人主慎重不決旁引一  
人爲助傾危之士因上下其間爲之妄說以煽亂之李德



裕所云鼓天下之動以養交遊者也元帝於此貶則兩家俱貶用則兩家皆用郭父老害伯之言若適爲元帝發也行潦之詩言烹飪者一言濯垢者再則知去惡之難倍於致養爲人上者不可不加之意若之何混而無別也唐以諸州之賦析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卽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貪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爲善政其實

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筦於上不復分別傭力之錢義當予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微利亦歸於官大而飛苞驛篋囊金積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資政之不善孰過於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而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間不困征斂也斂之旣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倦於檢

察抑配見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社監司脅取之門塞長吏抑配之責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於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然天下之弊日淡月腐不可勝救者其原皆私之一言人臣私其身不得不私其儔大臣私其儔不得不私其屬展轉紛糾以及遠方小吏皆在所私之中行之既久避私者寧捨直道遂私者卽遁迹公途人人各行其私而爲之以公焉李泌諸人之罪可勝言哉宋初役法以衙前主官物里正等督課賦稅壯丁逐捕盜賊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所謂衙前者倉庫綱運是也倉庫則失陷責之綱運則車船補敗責之農民不堪往往破

家故爲最難其餘諸役皆不得募人取代民有高貴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執賤役是以苦之此差役最初之害也熙寧變法賣坊場雇衙前民間不復知衙前之苦而中等之戶出錢不多最爲甚便此雇役之利也若上戶舊雖有役而得番休今輸錢既多於往時又無更休之歲下戶舊無役者今亦不免輸錢舊所役者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買莊田牛具以易錢納官而提舉司亦多斂寬剩爲功此雇役之五害也元祐懲此五害更復差役官收坊場之錢民返衙前之苦所以羣議沸騰又上下二等頗欣躍中寺則反爲害度差役五年之費倍雇役十年此復行差役之害也總之新舊二役皆有利害秦晉之人差爲便吳蜀之人雇爲

便安石光皆蚤貴不能周知折衷論之民有田則有租有  
丁則有役苟以衙前爲難者司馬光亦請如舊制於官丁  
寺觀單丁女戶之類有莊產田屋者隨貧富出錢佐之其  
農民不願供役者光亦許擇人自代如是則差役固無害  
也民出錢雇役遂得閉門安坐爲資生之計惟寬剩錢太  
多是以復困苟嚴禁寬剩勿使歲有增益則雇役亦無害  
因其利而去其害二法皆可行也此二役沿革之辨也以  
今觀之大率雇優於差蓋有司取錢過多乃貪吏所爲苟  
得良吏此患除矣村戶之民執役於官百費繁興不可勝  
較故喪家破產者所在而聞雖在良吏宇下亦未嘗安其  
生也竊意雇役雖弊尚未必至此夫公家之務有利亦有  
害者非天下大惡政也惟民間皆被其害官吏獨見其利

者天下大惡政也吏善則百法皆善利惡則百法皆惡治天下者擇吏而已矣 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雖云有微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廷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爲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炯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爲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嬖色入宮處耳目之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

戒則爲日太蚤徵應則爲期太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壹似優於永欽要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漢武帝篤好鬼神末年巫蠱事起京師流血事之相因者也蓋謂鬼神能降福則亦可致禍禍可禱祠求禍亦可詛祝致矣巫蠱之言所以易入也光武信圖讖末年亦有妖妄之獄乃知鬼神之說臣下惑之其禍猶小人主惑之其禍必大善乎子產之對晉侯也人主有疾歸諸出入飲食哀樂之失節可以愷晏安而不惑於神怪然後爲賢者之言爾高帝用兵可謂善矣旣分張耳韓信定河北又遣劉賈一軍擾河南非謂此二軍足以擒項不欲

全盛之力用諸一隅闢地廣境而戰項之軍若無聞焉所以終擒項也光武遣耿弇別將取齊鄧禹馮異別將取關中高帝之法再用之而效矣蓋重兵聚於一方膠固牢結而不可離者拙於用長者也故遣別將行間道非善用兵不及此若項羽者每戰必自決勝不肯假人以兵牽制於河南而坐失河北此失策之尤者焉能與高祖爲敵耶光武遣師入蜀戒吳漢堅據廣都以待蜀人之攻若其不來轉營迫之須其力疲然後可擊夫懸軍他郡旣已近其國都而堅據一城曠日持久豈容兵之利乎蓋用兵宜觀大勢故閻寶謂莊宗曰情執旣得斷在不疑當建武十二年天下大執已定蜀人之心不固久矣一旦大師壓境人人知其必亾英雄豪傑之士必不爲之盡力其餘庸人緩於



徵死需以時月終必取之不必爭一戰之利也昔高宗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孟獻子城虎牢以偪鄭堅據廣都卽古聖賢故智也李靖破江陵虛者在內實者在外則宜急掩其虛吳漢入蜀屬城外叛國都內孤則宜坐待其斃司馬昭破淮南亦得此法但以逆害順不可爲訓故不足舉似爾每見入蜀之師惟苦關隘難踰旣破關隘未有須再駕者蓋兵已踰險歸路阻絕人自爲戰不全勝不已而蜀人亦怯懦不可與秦晉荆楚爲敵故桓宣武朱齡石皆以此得志也周世宗越壽春而取滁楊仍宜從陽欲以滁陽懼壽春使速下爾乃劉仁贍之守卒不可奪故滁楊終不能有班師之日舉而棄之蓋客兵道險溪入主人不懼而退則客無所依雖得城邑不能守也唐太宗征高麗欲舍安市

城而攻建安李勣不可太宗雖強從之意不以爲然也卒  
攻安市不下斂兵而退以世宗之事觀之舍安市取建安  
猶舍壽春取滁楊也壽春不下滁陽不可守則知安市不  
下建安亦不可守勣之畱攻安市者是也善取國者攻其  
國都不攻支郡彼建安滁楊皆支郡也必也破其國都則  
堅城亦下故宋武直趨關中周武直趨鄴下得用兵法矣  
兵法曰禽之制在氣氣之在人有人因休息始復者有因休  
息益耗者有鼓而用之而後銳者有縱之使銳而遽衰者  
蓋志聚則氣集志怠則氣散也曹瑋鎮戎之戰誘敵人百  
里趨利迨其旣及俟小憩而後戰蓋遠行之人小憩則足  
痺其氣亦闌此因息而耗者也王武俊貝州之戰謀回紇  
衝陣而過使人馬盛氣皆用於空虛之地然後陣合而擊

之此縱之使銳而遂衰者也此二戰者皆以奪敵之氣其氣一奪在乎俄頃之間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西南夷之兵甚弱未敢抗衡上國所以妄有期請者譯人導之非其本心也故魏武曰羌胡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教羌胡妄請因以自利不從則失異俗之心從之則無益於事此從來譯人通弊當事應之失策邊徼不靖者多矣然其爲亂也如鼠之詭穴不能遠有侵軼但欲底定甚難蓋以地勢險阻窟穴甚多彼所習熟外人所不悉大師入境逃入窟穴搜捕無術反爲所覆若以重兵困之運道甚艱瘴癘難禦不久卽當旋師師甫旋而蟠聚如故矣韓雍征大藤峽議者欲以偏師逐賊以大軍困賊曰逐曰困皆無志於戰也雍斥之曰舍賊巢不圍而趨

其末未見其可當全師至彼南北應援并力撲討何煩於  
逐蠻夷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服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  
泥於困破此二議不旋踵奏績矣從來馭南夷者兵威旣  
振必以赦罪納降爲善後之策蓋南蠻之兵剽悍而無紀  
律攻之易破也以戰取勝非多所殺傷不能定亂卽舉疆  
土有之又當設官作鎮畱兵遠戍皆非盛德之事且非息  
兵之法不如讐服其心勿侵擾吾民足矣禹之征苗俟其  
來格諸葛武侯亦用此法於南中范史亦曰蠻夷雖附阻  
山谷而類有土居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  
能淡也夫苟吳滅陸渾之戎春秋無貶詞以其密邇王室  
不可縱之雜處故以滅之爲義然僅得無貶非褒之也後  
之禦南夷者不惟屬乎象胥且欲隸諸職方章惇因是捷

取遷陟其不爲惇者宿兵荒外奏功不時敝所恃以事無用故賈捐之之對論事者淡有取焉越得歲而吳伐之越雖敗而吳卒亾福德在燕而秦滅之秦雖勝而燕卒復論者美燕越之終事而不咎其始之覆敗則非通論也始之覆敗刑政失也終之紹復天心未絕也後此之天心不能救當時之政刑故其復也若可幸而其亾也亦可鑒君子當先謹人事後順天命也天下之執如六王三國分而未一有大志者先務富強厚其基本然後舉兵四出以強大服弱小而無憂不勝司馬錯所以先取蜀諸葛武侯所以先定南中也天下之執如秦隋民不堪命欲救者世先張形執聳動天下然後富民禮賢安定人心培養國脈高帝所以間道叩武關唐高祖越河東取關中是也務富強者不擇

時皆可爲之張形勢者乘我方銳擊彼方駭計不返顧機不旋踵冒險阻而進猶可操全勝稍遲緩焉則身名俱喪無自全之地矣苻堅之勢與六國同舍根本事遠略是以失之桓温入關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北伐之師已應元子入河之兆畱滯枋頭而不克進是以亦失之也陳勝以二世元年七月起陳八月卽遣武臣徇趙鄧宗徇九江葛嬰徇蘄以東一月之中其衆四出寧不畏孤立乎蓋秦以全盛之天下勝廣欲起而亾之非裂之使碎則不可得志多爲之敵者所以裂之使碎也因武臣而燕齊起因鄧宗葛嬰而項梁沛公起其餘楚兵數千爲聚者不可勝數要之皆秦敵也其敵既多則不可撲滅戢於此而發於彼周文之師雖敗勝廣之首雖授項梁魏咎不反兵而破秦終

不可振迄於涇水之盟軹道之組者陳勝分兵之計爲之也天下之心雖欲亾秦不敢輒動者勢也一夫倡亂天下之心皆動稍濡緩焉而動者疑積疑而沮積沮而響應無其人是以特起之一軍獨支全盛之勢長木之斃無不標也瘠牛之債無不蹈也師老氣怠一不勝而千里瓦解楊元感是也勝以一月之內散遣其衆幾徧天下其計爲尤酷也厥後吳元濟之亂董重質爲彼畫策不堅守一方但期號召天下然後徐起而圖之卽陳涉之謀也元濟不能用而廣明之賊卒用此策唐以亂亾蓋秦之天下不裂則咸陽之執不至大危漢之天下不裂則曹氏之執不至極重隋之天下不裂則江都之亂未必遂亾國也亂而不裂者下民之孽也裂而不能遽合者天心之爰究爰度也亂

之始必起於盜盜可弭也卽弗克弭尤當杜絕四出之路勿使散逸而爲武臣葛嬰之事則猶可盪平也崔浩策劉裕必取關中又知裕必不能守何以不乘裕之東先勃勃而取姚氏之墟乎蓋知勃勃之銳必不以鄰境拱手授人兩家相爭必有損傷又平城懸遠不若統萬逼處雖有鞭長不及馬腹且勃勃盜據一方結怨四隣必不保其所有不於其身必於其嗣緩之須臾以俟後圖不摧勃勃之強而掎延昌之弱此浩之知時也嘉定寶歷之間西北粗安而李全之患隱若一敵國拒而不受則助敵爲患其禍立至受之則借我卵翼養彼羽翮羽翮旣成還爲我害而已矣蓋此屬喜放縱而惡檢押樂禍亂而惡底定向意氣而無禮義有威令而不知紀綱招攜不以禮而處之失宜鮮



不終爲背叛也拒之於初彼必往投敵國願爲前鋒我雖有禦寇之費無養寇之費所省已大半矣雖有一時增戍之費無歲歲羈縻之費所省又不知幾何需以歲月狼子野心又思逞於所託敵亦惡而遠之則又我之利也然當其拒之而致寇中朝之士邊境之將必歸咎主議之一人謂其舍安全而就危殆開兵端而失扞城拒遠人而阻向化喪國師而驚宮闕其他罪狀無不可名若邊閫不貪招徠之名中樞不慕苟安之功言官不攙局外之議平心論理長慮審勢未有不以卻之爲萬全者一有異同之論孰必出於納受而後此之害相因而至不可勝禦矣所以侯景之後又有李全也邊民陳攻取之策最不可信大抵僥幸求售以爲進身之資其功罪總不必論但靜以待之勿

爲彼說所動則勝算也故劉劭曰儻荒遠人多干國議負  
擔歸國皆勸討伐後來信納皆貽後悔又境上之人惟視  
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皆  
最中情弊韓侂胄當國之時南使至北有夜半賂驛使求  
見者言彼中方困可用王師侂胄由此北伐迨其兵敗或  
有咎此人誕妄者後觀金人南遷錄始知其不誣也大抵  
兩國相持不乏此輩輸情於敵以求奇功其賢否誠僞皆  
未可知所可知者吾自治何如爾前之泰始後之嘉泰皆  
非大有爲之時不問何功皆不可成彼言者何與哉善哉  
光武曰邊境之事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傳聞之事恆  
多失實此安邊萬全策也嘗疑宋處江左與晉略同而晉  
之賢者皆欲自守宋之賢者輒欲聲罪於敵長江以外羈

糜而已宋人所云下策而右軍以爲勝算何以二代事執不同若此諸賢論議亦與爲不同若此耶當與虛公諸練者詳論晉之所以當守而北伐者爲妄作詳論宋之所以當戰而自守者爲忘親實實落落盡以定見使萬世可通行不可但襲前人餘論汎汎不切而誤後之君子也兩雄相峙又值事勢所迫起而相圖必有一斃者但爭先後著爾然事先何以察之觀其言詞卑巽粥粥若無能卽具毒心與辣手者也不然彼此力均何以肯相下乎得其諂詞而防之猶可相當若信彼甘言卽欲施其控御則墮術中矣石勒將圖王彌張賓謀曰王彌軍執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以誘而滅之此一語者王彌之首已致麾下矣再以此法取王浚如探囊而得浚與彌雖死猶不悟也孫

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視外曰是兒欲踞  
吾著爐火上耶如此譎謀惟操能照之蓋操之爲譎足以  
相當亦由操雖據天下之執未忘恐懼之心不受人推戴  
故亦不受其籠絡也盜亦有道夫豈不然唐高祖欲定關  
中意使李密禦東師故爲書以驕其志密遂大喜謂其下  
曰唐公見推天下無復慮矣淺躁若此所以終爲唐擒合  
數事觀之成敗亦瞭然矣養兵之費國之大害也惟屯田  
最善曹操屯田之法所在之穀卽儲於所在故兵之所向  
莫不有穀是以其兵最強袁紹仰食桑椹袁術取給蒲羸  
竟無一人謀及屯田者可見當時羣雄苟且鳴張殊無深  
思也若夫邊境之屯大國所以待小國敵國未必可行也  
近塞所以馭屬夷遠塞未必可行也車師之田漢卒不得

志焉塞遠而敵強也學者勿讀趙充國傳遂謂屯田爲邊  
郡百勝之策好事者因而越境邀利也馮奉世矯制斬莎  
車王蕭望之黜其封郝靈佺斬默啜宋璟抑其賞皆恐干  
賞蹈利乘危徼幸生事境外其言卽匡衡所以抑陳湯也  
論者未嘗咎望之宋璟獨不直衡何也人臣不由上命而  
有度外之功武臣則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也文吏則曰懲而惑後患莫予拚蜂自求辛螫兩不相謀  
各有其理抑揚予奪斷自主心元帝牽於旁側則人心帖服可  
以垂法後世宣帝斷自主心元帝牽於旁側宜後世之論  
不邑邑於奉世靈佺獨鬱鬱於湯也以春秋之法論之季  
孫宿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郟君子惡之則蕭望之宗  
璟慮長矣劉向之疏稱引方叔召虎不過誦說舊文不足

敵拚蜂之失向意蓋云舍明白顯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預爲督責恐解怠邊將之心掣縛任事之肘鬱結舉世之氣雖不生事於邊而國家之事從此益多也元帝於此當重賞已成之功嚴禁後來之將庶兩得之乃草草論功終爲刀筆所陷是以人心邑邑耳魏人焚領軍宅而殺其帥爾時爲亂者千人不可勝誅誅八人而赦其餘用法未嘗不當乃奸雄已生心矣奸雄之心起於時政陵替不僅在此一事也孽后專政朝章黷紊亂已成矣卽無此事亦必有乘間而起者禮曰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重而事輕教之所係一世之治亂事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也爾時之魏失在厥教不啻厥事卽舉爲亂千人誅夷略盡猶不免高

歡之生心爾兩軍相當戰克爲難旣克之後散遣降卒亦  
不易也古今得法者惟耿弇爾朱榮最善弇破張步樹十  
二郡旗鼓令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  
皆罷遣歸鄉里榮破葛榮令親屬相從任其所欲卽往居  
之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  
便安置咸得其宜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二事皆可法也唐  
季徐州之亂全由朝廷措置之失戍卒擅歸一死也殺其  
都將二死也沿途製兵械招亾叛三死也負此三死胡不  
令所過之地相機討除而赦於初起之時又下敕徐州以  
待其歸使數千里外人返就父兄子弟以助其氣孰增其  
党與誰爲此計者唐之事去矣已據徐州殺官兵囚節將  
尙遣敕使撫慰此何爲者也唐之事再去矣康承訓旣破

賊旋復得罪使爲將者皆懷二心謂有急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率以承訓爲戒而欲畱賊以冀後福唐之事又去矣夫反寇非能抗朝廷也中君庸相自弛其柄以取大辱否則在朝之臣居權要者取貨於此輩以撓大謀踪跡詭秘人莫能知史官無從記之不然何以計失而惑遂至此耶幽州屢逐其帥僧孺因而撫之謂後人所以得卽前人所以得也不費帑藏以市無用之士且可資其扞禦北狄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此策雖幸無事然大失朝廷之體宜司馬公極論其失以爲非綱紀四方之道而幽州逐帥之風亦不已也及觀李德裕處此則過僧孺遠矣德裕之言曰河朔命帥皆報下太速故反側者得安若少須之下且有變故其處分也陳行泰殺史元忠以



請朝廷遲之未報而行泰爲張絳所殺絳之請節亦久未報朝廷得張仲武而自除之詔下而絳已逐軍中亦定不復亂矣總之處難事者不宜急遽應之以緩自有善策陸贄所云安危存亡之幾宜審慎者正謂此也且宰相處事雖有妙用要必載義而行不可全觀時勢此中爲時勢所迫狃小趨便苟且偷安而已矣明世宗時大同之兵屢變頻戕大臣必朝廷處分緩急操縱間有失宜者恨不以德裕之事正之方討叛臣圖敵國而支郡來降固當受之然根本未拔其心終不定也吾之受之一切經理之費必不可少是自生一累矣况有不合之人飾虛言冒功賞以傾搖反覆於其間受之則後累無涯拒之則前功盡棄不如用苟吳不受叛人之義既可服敵人之心彼若果欲向化

亦不憂其旅拒矣此處茲事之定局也范延光討李彝超不受銀綬之降當時謂之得策周世宗時泉州請隸中朝世宗卻之詔曰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蓋隔越之人以此嘗試朝廷非真向化也且如谷永伊邪莫演之議亦未可知受之則納叛人受欺給皆爲遠近所窺伺後有類此者知所處矣尹源敘兵極論禁兵無用蓋驕而且逸驕則難令逸則難勞但可守京城張聲歎不可禦寇難致死力也宋以禁兵戍外故邊備最弱此必然之理欲善其制當使邊郡得自募兵而重郡將之任如曰跋扈可憂但使專一郡之事不得連數郡之欵則與古小侯無異未聞春秋小國敢抗王命也蘇氏曰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

有所私之士其說非也左氏傳曰世之治也改以禮成民是以息公侯之於武夫止於資其扞難不必私之以爲腹心爪牙唐末之亂皆由爲將者私其武夫多有養爲兒子者其勢旣壯敢於抗天子命而所私之士亦矜其功亦襲其迹其人旣莫能自安天下之亂亦無寧日然後知左氏之義長也重臣臨邊未必有益疆事而擾民則甚矣蓋官高則啜汁者衆用廣則徵調者煩所至未獲其利已受其害乃久開外閫利已盡而過亦多又思入居要地以杜讒慝之口史嵩之是也久居督府攬天下之利復還柄政肆監謗之虐展轉數番國執益類此從來重臣臨戎之覆轍也分兵進討乃諸將心力競爭之時誰能按兵不動爲他人張聲執者若謹守節制論功之際掎角之勞未必與獲

禽同賞故彼此効力之念不約而同雖有詔書禁切不能止也曹彬岐溝之敗諸將違詔速進信有罪矣然太宗征遼之舉在廷之臣多言不可蓋彼此兵力相當安能一舉遂滅不能遂滅終有一敗不在此路則在彼路不在入境卽在旋師雖先後不同其敗一也若獨歸罪爭功豈盡然乎且爲遼人計亦當並兵一路以取必勝一路旣勝則他路之師不戰自退以主待客以合待分道固如此雲應飛狐之不守安知非遼人故縱之耶諸葛恪姜維連兵伐魏東西並舉魏人以堅壁不戰禦恪而並力倍道赴維維退而恪不獨畱爾時兵力維未必弱於吳也而恃吳之念太過謂魏師必不能西一旦破其所恃則不怯而怯也此卽遼人取勝岐溝之謀也高祖旣定天下與其臣論劉項得

失其臣以爲與天下同利之故高祖自謂能用三傑也以今觀之與天下同利自是雄略風塵之際實能收拾人心得其死力但以此諸能用三傑之說則此大而彼小也王陵等所見者小亟稱同利之公高祖所見者大獨舉用賢之效故天下後世皆以高祖爲名言矣讀史至此當知軍旅間所以結諸臣之心未必獨以能用三傑之故而四海旣定不可不發明此義使萬世知所輕重蓋賞功與持論旣殊時矣小大輕重各著其義此高祖所以言太史所以載也然則從容持論於廟堂之上與勞來鼓舞於職任之日自是兩事焉可抑此隆彼以暢吾說也哉淮西屯碑之事亦有說焉歸功天子宰相自是作文大款目所云持論廟堂者也銘功獮戾之境布告熊羆之士所向者給乎事

用中乎機宜使君子小人皆知勸戒所謂勞來鼓舞者也  
不宜舉文章竅會施諸行陣間也且大厦旣成非一木之  
才摧鋒陷陣爲力不細豈可盡略不論而曰非天子宰相  
莫能成功乎蓋力戰與持論殊時爲文與勸功異事高帝  
以己之功歸諸其臣所以羣下皆服韓公以諸臣之功歸  
諸君相所以有曳碑之舉也然後世不廢其文者以其所  
見者大非曲士之言也救災恤患霸國之事也有世道之  
責者最不可溺於晏安故隣國有患皆當救之然相救之  
事亦難言矣凡兵戎者人民死生之大關天下之危機也  
此機常靜天下皆受其福此機一動天下由以不安是故  
賢君求所以靜其機者庸君所行常有以撼之使動禍亂  
一構因事造端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戰勝之後尙有乘其

敵而利之者說在乎韓盧東郭之喻也况乎國非見伐又無君臣勤王之義或以忿疾或以貨賂甚且爲匹夫興師不惟聖賢不爲卽管晏孫吳亦不爲也穀梁子曰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奈何以必死求於人故春秋書乞師皆譏奈何以必死應人之求故春秋書救者未嘗責以相迥也後世之論每恨六國不相救夫六國之君不用聖賢以圖王業僅思守境以耽晏安稍偏强者輒欲收卞莊之利其計不失於不救也彼孫權者乃用先主自救非救先主也赤壁之事若不懼爲劉表之續豈肯爲諸葛片言所動哉其後周瑜死魯肅代其任欲以抗操懼不克也又計爾時江表之力第可用諸淮南與張遼相持西陲苦無將適先主在彼遂以委之自權借備以荆數年之間濡須屢戰荆土

若無事者事在備也乃知權之借備實自爲爾三代而下  
不復有桓公救邢衛之事矣凡往救人者皆自私其利者  
也王猛退桓溫以圖燕李克用謀解圍於燕拓境於潞唐  
莊宗合我之交離彼之黨爲取天下計其意皆自爲也未  
有以美名易實禍如竇建德者也宋自南渡以後談經濟  
者非縮衄而多畏懼則憤激而鮮實效否則不免征繕調  
發之艱功未造端而民聽已駭所以爾時之事無可爲者  
一時諸公只可講明道義畱帝王致治之法於不墜所謂  
聖賢之命脈猶在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如陽氣潛藏淵  
泉之下一以養萬物之根芟一以避盛冬之寒慄孔子作  
春秋亦是此義因思五代之時天下賢士聰明才力率無  
所用故并入釋氏一門宋有周程開其先朱子繼其後士



大夫有所依據免尋釋氏之路則有功於斯人大矣然其  
不得見用於世故別出而爲此者其爲勢所使則一也擊  
大奸者俟其動搖而擊之則易爲力俟其安靜而擊之則  
難爲功蓋奸人事悖必有自爲動搖之時賢知之士先事  
而爲之謀養其全力以俟其間苟動搖矣亟起而蹙之鮮  
不克濟矣董卓移都之時最可掩擊皇甫嵩不能擊也李  
全敗於彭義斌之時趙范請以兵蹙之史彌遠不能蹙也  
彼其心存畏懼百慮俱廢不因此時亟圖如奉漏甕以沃  
焦釜展轉卻顧不得已乃始號召於衆而圖之吾謀尙未  
集也奸人之胆先我而定則吾難爲力矣子家子曰日入  
慝作未可知也謂其動搖而復定也鄭莊公稔叔段之惡  
於前及其叛也窮追遠討使無所容穀梁以爲非親親之

義季友聞叔牙之言先事而酖之公羊以爲誅不避兄二  
說似乎相反乃君臣之義則然也人君制義者也可以議  
親而亟行法則爲傷恩穀梁所以非鄭莊也人臣奉法者  
也知有罪而不討則爲縱賊故以亟討爲義公羊所以義  
季友也乃知緩追逸賊親親之義爲人君言之也君親無  
將將而必誅爲人臣言之也漢之諸王有聞樂之泣人臣  
執法而君不稍貸其過在君而不在臣六朝之君誅鋤同  
氣如取鯨鯢當時羣臣無爲田叔袁盎之事者其過亦在  
君而不在臣也張敞論霍氏怨望欲致其討而曰明詔以  
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雖其說近於權術不甚純  
粹於以肅朝廷而全恩禮謂之合乎春秋可也春秋書曰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疑者曰大夫有罪不以日卒此之

日卒則是無罪也無罪而殺之則宜閔之閔之則不沒其親君之母弟文宜書弟此不書弟是以義疏之也既曰疏之宜去其公子不去公子是不欲疏也三者皆異乎常例何也曰此聖人變其常文以示衷也蓋誅不避兄君臣之義託以疾死死而立後兄弟之恩其用意也微處事也周聖人淡曲其文以著其意而明古今之大義也人之觀賢也驟而稱之不若徐而味之驟而稱之者美其行也徐而味之者度其心也以此之心附彼之心知當時處事委曲以致其心又知所用之心常在天地之間也以後世之人不忍泛觀其心又知當日所用之心不在耳目之前也凡論賢者之事其隨聲可否者皆無益於我也其深思後得者則不獨爲彼也以吾心詳其曲折遜志而諦觀以吾身

肖其曲折躬衡而實踐則天下之善無不萃聚於身樂善之心無不暢遂於天下矣此爲學之法也凡開創之君與其臣談說故舊以爲笑樂爲之臣者亦以舊日之恩仰答上意此朝端之盛天下之慶也然所述之事所操之旨皆當出於戒懼而不矜喜道諛則君臣之歡可以不替若因緣際會輒自誇張又或小有憤邑卽生怨望皆人主所不堪也魏徵侍宴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徵所言未嘗不約我以禮此人臣侍君燕樂賡歌之準也民之逋負有二有窮乏者有奸黠者朝廷蠲除之恩要皆奸黠受之窮乏不及也不可不思所以齊之程子爲令有所蠲除前科獲免者後科必先期取足然後人不以逋爲利其事可法也賦稅國之大事也有司課責良急吏卒緣以

張威愚民輟饗飧勞吏常苦不給不可不思所以寬之种世衡爲令有所追呼不使執帖入村但榜諸寺門書其名字期以時日無敢不至者其事可法也詰盜賊者必使比閭族黨不時窮詰窮詰境內之奸使無所容則境外之盜莫敢相引而至所以有晉盜逃秦之效也尹翁歸爲治奸邪罪名縣縣皆有記藉盜賊發其比伍中輒召長吏告以奸黠主名用類推迹盜所過抵常如所言無有遺脫程子令晉城夜有殺人者吏叩門白程子曰吾常疑某村某人惡少之不革者也必此人也其事可法也爲有司者以所治徭役輕重與上官力爭上官不得見責也平丘之會子產抗論以爭職貢自曰中至於昏然後見從其事可法也人心之貪起於銖兩之微浸淫不已則放而無極月令一

歲中再正度量衡石斗甬權概所以儆貪也其義可法也  
治大都者利用嚴峻治小邑者利有寬舍蓋都邑之地奸  
人猾胥所族處也敢於玩法是以不可不嚴所謂馭黠馬  
者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也僻壤小邑聞吏而  
走且避之見官長而色戰若有司過嚴徒假鄉部猾民之  
利器爾故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猶有吝道晉之上九  
是也語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故居官之日常苦不暇大  
學所以貴豫也天下權執所在趨走者衆除其所忌致其  
所欲有潛爲之地者故所好之人卽不明示遷陟而左右  
道諛坐致飛騰者有矣所惡之人不必操戈斥逐而食客  
探旨下僚承意代爲禱服代爲剝办者有矣趙客欲殺翟  
章所致禍者不在章也宋人進奏院一案所擊去者蘇舜

欽而意不在舜欽也禍福有相及者非意想所能測也韓  
信見廢之後倨傲之事當不止於觖望生與噲等爲伍稍  
知畏禍者必不爲此言以觖望爲心而以倨傲爲行所以  
倨傲之事不能掩覆必聞於人主矣桓温問衛士以國祚  
脩短其人以恐懼而泄其言息夫躬祈福鬼神釀禍私室  
而詛祝之獄興楊炎賣私第爲官廨奸人譖之以爲貴估  
其宅賤入其幣又買地京師而飛語中以竊據王氣蓋位  
愈高則謗愈重非百口所能辯也其事皆當戒也倉卒避  
患必慎所投富人不可投也貴人不可投也彼各有慮患  
之心不爲人用也名高天下尤不可輕入危地蘇氏土偶  
木偶之喻宜知戒焉有直節者不當立無妄之世友無妄  
之人王生與蓋寬饒書宜書紳焉漢文帝時新垣平言河

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疑周鼎當出其間其說近矣其後武帝果於汾陰得鼎垣平之言未嘗妄也但方士鮮有令終不問術之驗否人主信之恐爲遠近所窺大臣信之亦恣其人之招搖故方技之書君子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存其說而不必垂其訓蓋以吉凶禍福天之降命者遠人之自取者近君子以近者觀之卽於其近者防之不求諸遠也



釋志卷十八終

世宗皇帝  
御製  
詩經  
音義  
卷之  
五

釋志卷十九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爵校輯

自敘篇第六十一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爲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語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爲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爲形各自爲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窮不致是以患其易昧聖賢爲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昉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

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會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眞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

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  
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  
致力孔易源流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  
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  
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  
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眞者是以言道言性  
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  
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  
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  
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  
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  
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

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鷲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遊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脩身率滲漉頗辟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

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覩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

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喪貶子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思而動，而思躡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之心。

雖利害攻取而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防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



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備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聞見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溪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日務

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倣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校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常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適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

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縞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襄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禮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曉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論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子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脩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疚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

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子是以作先德詩三章  
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父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  
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佻達絕市  
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布温立  
德絕名象內行冠丘樊笙歌迎介僎憲乞聽嘉言靜者仁  
爲壽地執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  
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餘年其詩曰廣文  
雖薄宦脩潔勵清真遺榮及未艾脫纒絕風塵苜蓿畱官  
舍絢蕭撰良辰日子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  
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嶒骨翔天表淑氣扇  
熙春益懷萬石慎再覩太丘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爲諸生  
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峰

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龍性吾所  
勵排名慕貞隱脩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嵇晚投契階  
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霽鐘鼓旣不饗孫子亦委蛻乘雲躡  
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僂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  
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璫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間所在  
爲魏璫立祠興都之祠鴟吻與泰禋殿挈其飛翔蜀撫璫  
私人也諷兩司趣具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  
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  
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  
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寧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  
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  
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飈過諸

方熾舉世蒙濫一方嚙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  
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樞習伏鎖莫  
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子爲職其於宵佞之側  
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劔  
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  
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道家世之芳躅  
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  
不如覲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  
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  
乎傳柁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  
諸簡冊然遺意俱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  
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

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鈇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温恭而有恪歸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所學是以我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旣成名曰釋志釋志者釋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陽侯莫禦憎彼盍且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

救失辭罵遠譽釋志學第一

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終古弗竟升必自卑愚可  
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共貫同風  
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軻辯言亂政閑先  
在茲邪慝奔迸釋明道第二

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闡然  
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履惟基  
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徽纏俗情  
蝟起善端茅塞釋立德第三

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清謚斯定在昔虞夏言簡  
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共証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  
象其臂脛迷方失歸臨岐忘徑釋養心第四



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此身是身之脩克邁  
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間  
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真崩若墮坻崇猶累塵行汗  
其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釋脩身第五

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彼我行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  
則那畸行絕俗辯言驚坐嶽嶽尋折礲礲易破口起羞辱  
身離坎珂白圭常復溪淵恐墮捫舌自箴程力矯情武無  
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釋言行第六

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兼權  
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  
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釋成務第七

義路高閔利門厓隙仁如吹穆鷺甚舐談理欲在躬互爲

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沖繩檢宵壬孔艱  
偏側銳剡大惑有三冥味黷黷珉玉溜澠率多條閃不辨  
厥初徒悲絲染繹辨惑第八

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古  
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頌思皇祖庭止山必附地  
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已六箴  
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展繹聖王第九

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經筵  
更闡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傅之官  
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榮千秋尊顯繹睿  
學第十

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淡造車合軌不膠者卓覆箕

成時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繹至治第十一

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宣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圖前席而語繹治本第十二

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朗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任

賢第十三

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

惟雅寘諸蒼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弘大治止惡於幾  
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釋去  
邪第十四

在天成象帝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考德鳴鳥述職  
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廣颺不誕不撓  
內直外方時有遷買與爲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  
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

駿民獻后自古有作采矚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  
簪橐隆彼勝塗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飾簠簋  
弛守管籥應對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宥常思治躍從如  
升堂違比赴壑繹名臣第十六

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聽則歸美謹乃

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戇不避艱阻獨懷憂痛常乘白馬  
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引七爭參開三重心儀  
繩木義比采葑繹諍第十七

書勳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  
加賜豈無祥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斧  
降爲皂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  
匹休民之效暨繹功載第十八

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惻愍無章學以資治行必  
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  
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譽弗康盈其孚缶率彼周行誰嗣  
之歌可比甘棠繹吏治第十九

澤宮既盛髦士日稔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劄陋

觀閔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授業重以敦敏經術甲冑  
治政干楯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于俊造終焉師尹釋選  
舉第二十

邪佞鸞斯正直虎啣物性既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  
斥絕世嫉名流并云葳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先摧  
步玉改轍凡此讐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在  
前車劉班殷鐵釋朋黨第二十一

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施實繁有徒豈翳末季主聽  
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爲汎梗  
國類瞻烏安處祗席危甚輓轡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  
於微不見是圖繹辨姦第二十二

三德瑚璉五典梁榭比祀始歆津流待濟神聖之業教學

克勵風敦俗澡漸性啟滯昔在西郊論道講藝免胄執經  
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弗遵寂寥誰詣名存  
實亾是謂陵替釋教化第二十三

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  
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  
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智井進旅徃獠暴齒  
敲骨山租水濱誰噓朽壤功歸大均釋愛養第二十四

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  
融融計臣似智培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燭龐鴻井里蕭條  
不盈楚黷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興戎釋租  
庸第二十五

九府圖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畚我

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塵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筭  
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噉然取彼計臣投異騰鶴繹雜  
賦第二十六

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毀齧不已分醜  
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減三派瀾徐防厥兩涯  
事逸人紆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遠壤疏咫尺  
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川第二十七

民生在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衆共覩昔在皋蘇敬慎  
稽古肺石無冤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誦酷吏弄法  
莫予敢侮筭格盈前鞮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填牢戶繹敕  
法第二十八

列戟爲牆坐甲當閣高墉濬壑溪宮臺門中有可欲盜屬



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緋錦墓不璵璠中無可欲  
外戶決藩哀此瘼人膚革僅存探丸椎豕日暝塵昏枹鼓  
不息亾精悻魂隨會爲政晉偷自奔釋治盜第二十九  
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茲精禋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曰  
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晷緯股肱爰象神歆人雍  
禮衷義粲石檢畫封竹宮夜燿心馳杳冥謬積河漢淫祀  
無福煩續斯亂釋三禮第三十

方伯連帥卒乘丘甸升中嶽宗觀后行殿內刑之議慘斷  
悚戰是曰古制叱俗驚眩新君諒陰遠祖壇墀五官舉時  
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曷緯秦漢封禪疏  
狃矯誣比諸誕諺釋古制第三十一

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

遠猶城郢浚沫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  
烝嘗薦腊范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驛聖王  
弛禁兼聞罷役釋建置第三十二

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惓惓服膺匪敵倒景匪躡  
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人世業聖王與能旼祿千里  
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弗勝釋祿  
祥第三十三

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因壘舞干血不  
漸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齒陵岑積殪三世爲將  
厥宗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釁偃革  
建囊苞葉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釋兵略第三十四

國之大事是日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

交梓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克  
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櫛運屑越釋軍政第三十五

井甸旣逸府衛最精繩敵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  
旅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  
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  
餉饒糗糒充盈飛輓無艱驚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  
釋武備第三十六

維師尙父繆權於幽訊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  
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它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  
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翼委裘杖筮從漢釋位謀周草昧  
啟疆邊陲扞擷錄其膚功以是壯猷釋名將第三十七  
帝王代起明聖宣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檣慶增祚永澤逮

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  
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脊腰班識  
皇運翊融違鴛繹興亾第三十八

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  
陛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己以繩接物用榘散爲片錦  
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勤勿愒習熟乃心優游是戾繹凡  
事第三十九

民生在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  
皎日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設率冶師鑄金  
醫工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  
教第四十

澤龐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情掖

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閒曠夷險可嘉苑枯無妄淡以久成  
造道相忘伐木輟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鄉五交  
三疊俗薄道喪釋論交第四十一

聖如化工程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  
僵屈聲其廉恥矜其闇助好我者衰威我者艱順事恕施  
有鞠無刺相如拒秦遇煩則屈滅孫哭孟疾疾是被狎虎  
放麇禍福燦歛釋人道第四十二

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  
跡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嶢嶢者缺隆隆者汙名流佞諛  
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曠舌喏乃谷乃葭乃舍其車櫛眞  
處璞杳冥蔽遮繹出處第四十三

利可懼也亦曰倚刀鷓雛芳潔驚馬棹槽惟人所趨逃義

曰逃治古道諛衰末風饕倫常葭苧禮誼弁髦上下交征  
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大半文錦旣厭等諧緼袍踰憲  
趨顏其樂陶陶釋取與第四十四

爲盈爲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譏  
含垢譬彼輕鰓何懼罾罟心藏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  
倒戈買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筭磨代斗咄爾  
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惟母百年已分保茲黃耆  
釋慎動第四十五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閭闔二簋有時三爵  
溫克仰正冠綏俯端履縉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  
陋茲悃悃豐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  
文明庸行自飭釋庸行第四十六

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  
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曰無忝倏忽頽齡情存駒犢  
望絕疊嶂兄及弟矣同此寧馨芳華棠棣羽翼鸚鵡淮南  
之歌君子弗聽緹父兄第四十七

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於  
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榮共育慷慨卽遣  
榮樂無獨几厥鄉士下逮黨塾取庇纍葛無私砥礪周道  
敦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

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纓笄召南膺包歸妹  
羊刲耽若紫萼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合妻女德無極  
同居志睽冶容長舌險詖勃谿數踰闔門不戒晨雞班母  
作訓以儆中閭繹夫婦第四十九

祀先之禮通乎祭統致愬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  
壤壟霜露悽愴榱桷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嗒自然之感  
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倥偬舍我水木徼福懷寵苦懸  
蔥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釋祀先第五十

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取具治生非累旣飽  
則飶鱸鮪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  
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繹奉身第五十一

六氣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鎬共射  
一弮勿使衆瓢共酌一罌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  
焉問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

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母不欽春秋經世志古  
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往稽來俟顯微幽尋坊表家國



覺悟人禽，併幪夏屋，仰止高岑，辯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蹄涔。龍門虎觀，衍衍悒悒，敦崇六藝，翼彼儒林。釋經學第五十三

聖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澆，宣舉南董，遠追佚僖，居巢之編，是謂箴砭，釋史學第五十四

脩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揚徽，析辯詭說，塗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真，直堪累歛，釋著述第五十五

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色，鼎寶爲味，通達國體，心存

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  
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佞目愴心虛車共喟釋文  
章第五十六

道惟一是並立則詩博採衆義諛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  
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  
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釋雜  
說第五十七

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畫地南宮抵掌  
藝苑實惟武庫亦云補袞失類亾羊得均飲醜繹兼採第  
五十八

孔稱焉廋孟曰尙論匪鑒於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  
狂益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影旣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

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建繹尙論第五十九

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  
羣疑問問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覆塵霧  
旁皇離岐我則粲然從容指攜順彼長道度以良規繹廣  
徵第六十

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真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  
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夜滌清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  
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胄美從王嘉禦寇  
正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構篤親懿周邇近理性情參  
物候察諸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淡王道究廣隆  
基任崇構療調饑峙脯糗持盈滿觀坐岩稽雅故訪耆舊  
探理窟塞情竇偕斯人躋仁壽繹自敘第六十一

東晉書卷之九